1178
2

蘇東坡寄語目錄

卷七

傳

方山子傳

僧圓澤傳

蘇東坡密語卷七

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纂輯

傳一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

一篇領袖

忝常小有俠氣因子瞻則筆隱見出沒形容遂似太俠

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
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
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
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
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
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
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

何等悲壯

有此論兵之一轉乃妙

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

寫其景趣可驚可喜

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陶石簣評傚伯夷屈原傳亦敘事亦描寫亦議論若隱若見若見其人於楮墨外

茅鹿門評余獨愛其煙波生色處令人涕洟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

而人夫超生域之外

輪迴投胎往往而是

一悲悔少

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亾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

二詩當收入唐人集

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
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
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
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
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
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
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

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鍾伯敬評畢竟澤公為李源忠孝至性所感以
源父死節不仕絕世事不肯復道京師寧
墮輪迴而不忍負源此一念便是活佛澤公
有漏之因長公以無漏之文為之寫真恍見
澤公于楮上

蘇長公客語目錄

卷八

評史

武王
顏蠋
趙充國
周瑜
阮籍

劉凝之

劉聰

王景文

石普

勃遜之

袁宏

蘇長公密語卷八

此五宇宙間
容象非長公
不能發

評史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

長公此文發
尼父密旨掃
千古殺機豈
佛語即菩薩
不殺道也

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
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
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
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
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
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

子輿邊見故
亦可破然此
正不及尼父
湯
王聖命許
長公原孔子
之所与以見
其所欲罪援
書之所及以
見其所不及
以春秋所書
趙盾者以寄
武王

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
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
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
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
善出脈
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
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
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

久不伐紂誠然

以德以爲出之前代可致

王不討紂之存亾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

文若心事已明

引證妙

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

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黄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使蠋聞之必
又進步

顔蠋

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

食白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于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趙充國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
遣雕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
不出師晝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
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積譎疲人於一戰
者絶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
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
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

薔齋評老臣數語凜然古大臣風烈

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手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校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

有感慨

不忘宣帝極是

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僅有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間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興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請觀

楊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吾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王聖俞許後世事君者不復有此一副心腸誠然可歎其文章節奏特纏綿委曲無限情致

漢名將稱老輩然以深入遠討為功獨充國深識世變一為宣帝言使天子知養威持重其用心之忠坡公特揭之為後世人臣法 ○ 此正發秘密處

雅量周瑜不敢當微有不恰處

周瑜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濶幷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

四語甚推折倒

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還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

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上哉

鳳凰翔于千仞其下視也殆若此耳

即不焦邑不滅都亦何如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

此亦得阮語

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可長太息也而奚以笑爲也

王聖俞許亦是愛而錄之非務勝之

虛心順應之妙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王聖俞評事皆近厚而意趣有別

劉聰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讀之令人儆悟

王景文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棋竟

景文亦自超然

歛予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王聖俞評明帝快主也而詔語大是達理之言

故東坡録之

石普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京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寔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王聖俞評可見妖由人興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居然端人

袁宏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葢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

不即不離淺處深

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煑食時也

王聖俞評世之学佛者皆務深求之千蹊百徑轉益迷惘東坡乃更淺求之以出其真味而後精深者有所依而立或問聖人之道何在余曰在為善在何處予曰在孝弟亦猶是也

蘇東坡密語卷八終

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九

雜著

補龍山文
罪言
日喻
問養生
修養帖寄子由

大還丹訣
王元龍治大風方
求醫診脉
以意用藥
目忌點洗
荔枝龍眼
藥誦
酒經

怪石供
後怪石供
家藏雷琴
琴貴桐孫
辨法帖
異人有無
誦經帖
卓契順禪話

僧文彙飡名

趙貧子諳

池魚躍起

劉越石許濟
稽于文智

蘇長公密語卷九

雜著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廼戲爲

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髪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纓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

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 右解嘲

王聖俞評蕭然有致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撑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恨一笑可散芥蔕之仇千河不妝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决之易耳解忮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

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鬭者
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妬惡
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損廣大恬
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嗷門曷以壽我
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
伏前之所是事定而渝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
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
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

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
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陶石簣許学韓非孫武當於秦漢間求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

痛快

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
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
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
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
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
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

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
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
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
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
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王聖俞評妙道不可以告人而可以告人以其不
可以告人者告人是真告人此篇引而不發

可謂方便濟人者矣

陶石簣許千古談道者依附影響之習被

長公一口打併盡

陳眉公評一一未見透髓然在道理之間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

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

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公小
而時省觀焉

陶石簣評安和兩字從老氏專氣致柔來
王聖俞評使人正襟歛手而讀之者左傳也使
人手舞足蹈而讀之者莊子也東坡得莊子
意

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猶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麽

無明玅覺本末不二

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李款眠善畫而壽說者謂由煙雲供養自與此理通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葢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

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起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旣至自變自成吾不豫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

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畧之行之守
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王聖俞評精華迸溢煜煜如百千日淮南
子得意文字畧可擬之

天刑之安可觧之其天殺亦又有說

浮亦切遥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也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

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玉聖俞評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王聖俞評開心見誠用人便是大英雄事

求醫診脈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溟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

曲盡人情

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寔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荀卿所謂辯察之士

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拖牙爲拖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

可以療貧食比干之饞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

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穎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王聖俞評自病自知自藥自療不必以意用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目忌點洗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王聖俞評名言

荔枝龍眼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啜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王聖俞評無往不韻

殊言至理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

鍾伯敬評佛家以煩惱得菩提亦此意

訓是

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薫血以淸淨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薫血旣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

理事無礙之趣橫溢

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王聖諭評不避粗俗轉更精研

醉翁亭記與此經皆以也字為絶句此經每一也字必押韻暗寓賦体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澗妙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

酒經

南方之民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酡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

解而勻停也釀者必舞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蒭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

寄趣悠遠

凡四兩二物幷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鍾伯敬評只如今人寫食物方才入手便成

妙文敘法全用考工記

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則真味

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鈆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

泠雋妙絶

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
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
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
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
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
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
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
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

遠況

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

王聖俞評議論勝自是宋文而指趣則清雅

陶石簣評戲笑説法怪石點頭

後怪石供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餠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餠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餠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善哉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結處指實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亾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王聖俞評因供参寥故再作此文却借餅印列石起本又假設参寥之言引入純用虛機頭

呆觀破

王聖俞評
余雅不解琴
知是解人語

聲出兩池間
韻甚妙甚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敓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絲中木声語察之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王聖俞詩習故諳諳故言而來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黄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絶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

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陳眉公評世人但得臨摹本便獲至寶真贋誰辨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王聖俞評無限波致亦復當心也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王聖俞評無諍三昧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王聖俞評高僧

僧文彙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埶此何異哉

懺悟語

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亾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亾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亾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亾爲存死生之於夢

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亾
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
之

王聖俞評大是警醒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中淤池甎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善格物